

AIGUOWENXUE

6

外国文学名著欣赏

61
23
6

INGZHUXINSHANG

731916

0(6)

4623

T.6

外国文学名著欣赏

黑龙江省图书馆
基本藏书



第六辑

杨岂深 主编



F2095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孙秉德

封面设计：蒋 明

外国文学名著欣赏

Waiguo Wenxue Mingzhu Xinshang

第 六 辑

杨 岂 深 主 编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张 6 14/16 · 插页 4 · 字数 140,000

1984 年 2 月第 1 版

198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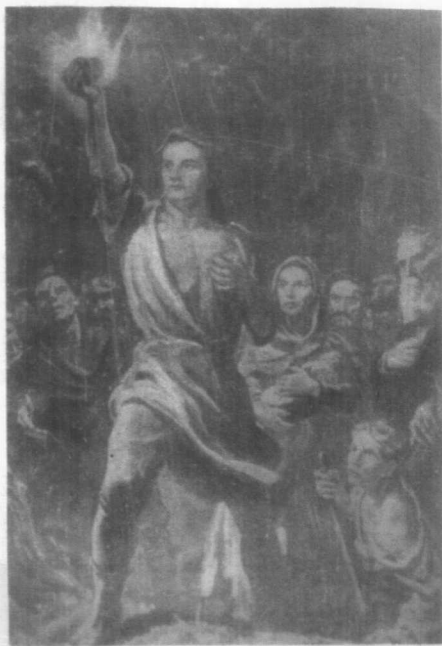
印数 1— 26,800

统一书号：10093 · 562

定价：0.66 元



《鹰之歌》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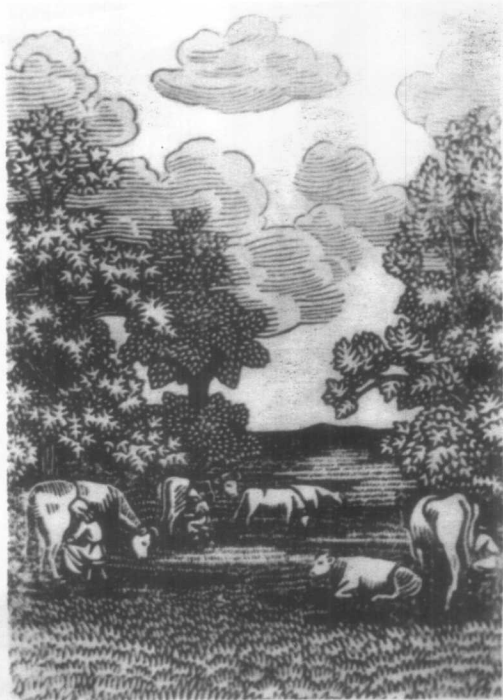


《伊则吉尔老婆子》插图

《悲惨世界》插图两幅



《苔丝》插图两幅



《简·爱》插图两幅





《亨利五世》剧照



《十日谈》插图两幅

编辑说明

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各国各民族都产生了自己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超越各自的国界，而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应该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批判地吸取外国文学艺术的精华，以便促进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些外国文学知识，帮助读者提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的能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以利于我国的四化建设，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欣赏》。

《外国文学名著欣赏》是一套丛书，拟选一百部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分十辑向读者介绍。

这套丛书由复旦大学杨岂深教授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有（按姓氏笔画排列）：刁绍华、王远泽、龙文沛、陈元恺、张介眉、**罗明哲**、夏仲翼、翁义钦。



目 录

1	薄伽丘的《十日谈》	傅 岩
24	《亨利五世》和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陆谷孙
38	海涅和他的诗歌	袁志英
64	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叶家和
86	夏洛蒂·勃朗特和她的《简·爱》	张廷琛
109	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	徐增同
126	萧伯纳和他的《鳏夫的房产》	刘宪之
151	契诃夫和他的《第六号病室》	朱逸森
171	高尔基的早期浪漫主义作品	翁义钦
191	让-保罗·萨特的《恶心》	程晓岚



薄伽丘的《十日谈》

傅 岩

公元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短短几个月里一座宏伟的城市变得十室九空，尸体狼藉。疫气蔓延，祸及乡村，田间、路上都是倒毙的尸身，农事荒芜，牲畜乱窜，完全是一派世界末日的景象。面临着死神的挑选，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处世态度：有些人以为只要清心寡欲，生活得有节制，就能逃过这场灾难，因而拣了个僻静的去处，与外界隔绝开来，以渡难关；有的人眼见朝不保夕，反而把一切置之度外，一味地纵情欢乐、豪饮狂歌，甚至随心所欲，一无顾忌；也有人唯求保全自己，

大难临头各自飞，丢下了自己的家庭、亲人，一走了事。总之，浩劫当前，一切道德法纪、行为准则都不再成为人们的约束，每个人都可以一任己意，为所欲为，每个人也就显露了各自的本性。瘟疫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姊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就在这样一个失却一切生气、几乎濒于灭亡的世界里，有七位出身高贵、仪态优雅的青年女士和三位青年绅士相约一起逃离这个悲惨的城市，到郊外去暂躲这场瘟疫。他们带上了各自的男女仆人，离城来到了一个草木葱茏、景色雅致的别墅。这里真是别有一番天地：依山而筑的庭院，明轩回廊，草坪，花园，清冷的泉水，茂盛的花木，就是宅子里面也是设施齐全，洁净整齐。酷暑炎炎，如何消除这夏日的永昼呢？于是他们决定在绿草如茵、浓荫覆盖下的草坪上，席地围坐，轮流讲故事来排遣时光，每天有一个人作领袖，权充“王”或者“女王”，而每个人每天都应该讲一个故事。一天十个故事结束，白天最炎热的时刻也就过去了。他们足足讲了十天的故事，得各种内容的故事一百篇，也就是《十日谈》名称之由来。这些讲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刚刚逃离了灾难的青年男女，他们所持的是一种不同于陈习旧规的眼光，他们是浩劫余生的人们，因此对人生早已没有种种虚假的顾忌，明显地表现了一种摆脱了精神桎梏的天然率真。因此《十日谈》缘起的本身就带着象征的含义。

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力图从中世纪宗教思想、禁欲主义枷锁下挣脱出来的形象。从意大利开始然后迅速遍及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在“人文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而这种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来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的“人文主义”正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也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逃脱了非人性的毁灭性灾难的人，如今坐在绿茵清泉之间欢快地述说的人性的故事，这就是《十日谈》的实质。

薄伽丘的《十日谈》各篇的素材几乎都各有所本，或者取自法国的短篇故事诗，或者来源于中世纪的传奇，也有出自东方的民间故事，以及中世纪历史纪事、寓言、说本和当代轶事等等。由于来源驳杂，因此不仅内容题材五花八门，篇幅容量大小不一，甚至思想倾向也不绝对地统一。作者自己对这些故事都逐天安排一个相对的中心题材，例如第一天多半是讲以机智的话语摆脱困难处境，或讥讽揶揄了某个人的非分言行的，第二天则多半是饱经忧患后又化险为夷的故事，第三天讲凭着个人机智终于如愿以偿或是物归原主的，第四天讲结局不幸的恋爱等等。然而，这样的划分究属浮面，往往在同一题材里出现思想境界相去甚远的故事。从总体来看，《十日谈》是一部从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从人文主义出发看待社会生活现象的短篇小说集，从作品故事所流露的思想看，与其说它是对旧制度愤怒的控诉，战斗的檄文，还不如说它表达了人文主义者对于世界的新的感觉。它从人性、现实、自然的角度看出了中世纪教会压制人性，提

倡禁欲主义，蔑视尘世欢乐，宣扬彼岸世界，扼杀科学，实行蒙昧主义的可笑与荒诞。它不是以一个在旧世界中身受其害者的姿态在控诉揭露，而是站在一种崭新的思想高度在揶揄嘲笑种种腐朽的事物。它不仅毫无顾忌地嘲笑对方，同时也毫无顾忌地表现自己，连同它固有的缺陷在内。

《十日谈》中思想棱角最为分明的无疑是那些反对教会、教权，揭露教士们在禁欲主义戒规下做出种种荒唐事情的篇章。

第一天的第一个故事就揭穿了所谓圣徒的假面。一个出入在法国富商缪夏托门下的食客夏贝莱洛，本是一个十足的奸诈之徒。他干的是公证人的行当，然而他的拿手好戏却是伪造文书，作假证人，他在人前人后挑拨是非，散布仇恨，专干谋害人命的勾当，丧命在他手下的人真是不计其数。此人从来不进教堂，一味亵渎神圣，平时浪迹酒肆妓馆，吃喝嫖赌，坑绷拐骗，无恶不作，连身子也淘空了。缪夏托明知他是恶棍，也仍然多方庇护他，因为恶人有恶人的用处。一次，大商人要出国，想起勃根第地方的账目，就决定派夏贝莱洛去索讨，因为那里的人都奸诈狡猾，只有让恶棍去对付恶棍。夏贝莱洛到了那里，住在两个高利贷商人的家里。由于身体本来虚空，竟在异乡客地一病不起，眼看要死，必须请神父来举行忏悔圣礼。两个高利贷商人还深怕这个一生作恶多端的邪恶之徒不肯忏悔认罪，一旦死去，教堂不肯收留他的尸体。但当神父来到病榻旁的时候，这个平生从没有忏悔过一次的夏贝莱洛却用异常的“虔诚”姿态，对神父作了最后一次欺骗。譬如神父问他是否犯过奸淫罪，他竟说：“神

父，关于这种事我不好意思向你说真话，怕是我会犯自负罪……我照实说了，我还是一个童身呢，和初出娘胎一样清白！”接着又唉声叹气地悔过犯了贪嘴罪，说是戒斋时只吃面包和清水，但他禁不住诱惑却放量大喝清水，而且喝得津津有味就跟酒徒喝酒一样。他痛心疾首地忏悔了大量诸如此类的“罪恶”：在教堂里吐过口水亵渎神圣；见到旁人为非作歹而“义愤填膺”，犯了易怒罪，有人赊了他的布，还钱时多给了四文钱，他没有察觉而犯了欺骗罪，甚至号啕大哭要求赦免他小时候曾经骂过自己亲娘的“滔天”罪孽。神父听了他的种种忏悔，把他看作一个圣洁的圣徒，为他举行庄严盛大的夜祷，宣讲了夏贝莱洛的戒斋、童贞、清白、圣洁的种种善行。于是人们深受感动，争先恐后地亲吻死者的手足，还把他的尸体终日停放在教堂里让人们瞻仰他的遗容。后来他的圣名愈传愈响，人们称他为“圣夏泼莱托”，直到如今。圣名的背后是欺诈淫乱，恶习败行。薄伽丘只是随手刮去了涂在圣像面部的金粉，显露出来的却是一个恶棍。

比这个故事更深一层的是第一天的第二个故事。法国大商人杨诺是一个天主教徒，他的好友亚伯拉罕是一个犹太人。杨诺觉得自己的好友如此善良，却不信正教，死后难免要堕入地狱，就劝导他抛弃虚伪的犹太教改奉基督。亚伯拉罕不愿改变信仰，但经不起杨诺紧逼，就提出除非他去罗马亲眼考察，看看教皇和四大红衣主教的实际作为和气派，如能证实杨诺所言是实，就改变信仰，否则他还是要信他的犹太教。杨诺一听也慌了神，因为他心里明白罗马教庭的糜烂腐败，亚伯拉罕一见，就定然不会再改奉基督了。杨诺劝说

无效，只能让朋友去了罗马。经过一番考察，亚伯拉罕发现罗马教庭“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违反人道，耽溺男风，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不存了；因此竟至于妓女和变童当道，有什么事要向庭上请求，反而要走他们的门路”。这些主教神父个个都只不过是酒囊饭袋，色中饿鬼，而且爱钱如命，贪得无厌，真是灵魂卑鄙，行同野兽！犹太人亚伯拉罕深为愤慨，看够了这一切后就打道回家。杨诺一听朋友回来，心想亚伯拉罕再也不会改信天主教了。但亚伯拉罕却对杨诺说了一番意想不到的话来：“照我看，天主应该惩罚这班人，一个都不饶……那班人只知道奸淫、贪欲、吃喝，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我觉得罗马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洪炉！照我看，你那位高高在上的‘牧羊者’（指教皇）以至一切其他的牧羊者（指红衣主教们），本该做天主教的支柱和基础，却正日日夜夜，用尽心血，千方百计，要叫天主早些垮台，……可是不管他们怎样拚命想把天主教推翻，它可还是屹然不动，倒反而日益发扬光大起来，……这么说，你们的宗教确是比其他的宗教更其正大神圣。”亚伯拉罕从这一点出发，竟反而一变初衷，决定改奉天主教。

从上面两个故事可以看出薄伽丘对教会的批判，并不触及宗教信仰本身，然而对于教会的代表人物，从教皇、红衣主教的腐朽生活，对教会种种仪式背后所掩盖着的荒诞，薄伽丘都毫不犹豫地加以嘲弄。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薄伽丘嘲笑这寡廉鲜耻的一群，这种嘲笑和宗教道德观没有共同之

点。一方面，教皇和红衣主教们是打着教义的旗号，过着荒淫贪欲的生活；同时，广大的神职人员，从修道院长到神父、修士一样地受禁欲主义宗教戒条的折磨，薄伽丘也写他们的两面性的生活，但为的是说明这些神父们所遵奉的戒条终于也没能抵御得住人性自然的需要。因此，这些神父、修士们虽然禁不住肉欲的诱惑，犯了色戒，但薄伽丘无非是在小说中让他们出乖露丑，显示出人的本性，甚至嘲讽也是带着笑意的。他既不把这些揶揄对象写成阴险奸诈的坏蛋，也不指明他们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有多大罪恶，而只是揭示他们自己也无法奉行平日宣扬的戒条。例如第一天第四个故事，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修士，斋戒和夜祷都克制不了对爱情的需要，他不能公开地、正常地谈情说爱，终于在一天中午引诱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两人躲到房里幽会，响声惊动了修道院长，从壁缝听了个一清二楚。小修士发觉院长窥见了秘密，就密谋对策，结果把院长也引入室内，自己却托言上林子里搬柴，躲在门外偷看，院长起初想进房去把女人盘问个明白，但当院长看到了女孩子的模样儿却不禁喃喃自语起来：“天哪！我为什么不能趁机乐一下子呢？我每天操心费神也够了……”终于也敌不住眼前的诱惑，做了和小修士一样的事。这里与其说作者表现的是两个违背了教规的僧侣的虚伪，还不如说表现了两个被禁欲主义教规束缚的人最终没有能克服自然本性的要求。第三天第八个故事写了一个好色的修道院长，他看上了农场主费隆多的妻子，有一次趁这位太太在神父秘室忏悔的时候，对她求爱，女的听到修道院长竟然提出这种非分的要求，一时怔住了。因为在她心目中院长是一个圣人，